



明清时期泽潞地区的城镇化 ——以高平县米山镇为个案的研究

张林峰

摘要:“镇”的发展是晚明以来区域经济发展的显著标志。除了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在中国的内陆地区,比如山西也发生着类似的变化。泽潞地区从晚明开始,随着经济的发展,一批聚落或者军事性质的“镇”,或者普通居民点逐步演变成商业色彩浓厚且各具特色的“镇”。泽州府高平县的米山镇算得上这其中的佼佼者,它以出产丝织品而知名,至少在明中后期已经发展为境内重要的丝织手工业中心,在清代又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集合牲畜交易、丝织业、冶铁业等综合发展的经济中心。

关键词: 城镇化 泽潞地区 丝织业

关于镇的定义,学界争论颇多,并没有相对统一的概念。在山西本土的语境中,对于这种经济体的定义为“市镇之通商贾”^①,或“县之村成市,集而为镇”或“在城曰坊,在关曰厢,在乡之聚落曰村,附于村者曰庄。村之巨者,有商贾、集市曰镇”。^②综合这些记载,可以看出本地对于镇的界定要素有二:其一,在明清时期的行政级别中,“镇”的定位仍然只是一个村,特殊之处在于这是个“巨村”;其二,“镇”是拥有频繁商业活动的所在,这个区域内人群职业构成主要是商贾;其三,“镇”由集市发展而来。总结起来,“镇”在山西本土的定义就是有商业活动的规模较大的村落,它与定期贸易的集市有所分别,在本质上仍是里甲制度下的一个村落。由于以上这些特色,在地方文献中这种经济体又被叫作“市镇”等名称。

这批“镇”按照其特色,基本上可以粗略分为工矿业市镇、商业市镇、手

① 张淑渠修,姚学甲等纂《潞安府志》卷二《疆域·里镇》,乾隆三十五年刻本。

② 赖昌期修,谭澧纂《阳城县志》卷五《赋役·里甲》,同治十三年刻本。



工业市镇、交通枢纽型市镇等若干类型。不过这种划分并不能完全概括本地的市镇特色，每个镇实际上都兼具好几类的特征，只是某一类特征较为明显而已。丝织业，在明清时期曾经是山西著名手工业之一，本文拟对一个丝织业重镇——米山镇进行个案分析。由于本地官方文献记载不足，本文主要利用民间碑刻文献为研究材料，这些材料主要分布在米山镇附近的定林寺、米山镇驻地的米东村及米西村的庙宇中。

一、明代之前的米山镇

米山镇在明清时期隶属于山西布政使下属的泽州府高平县，位于县城东部数里的地方。由于镇子附近有山，曰米山，镇子遂因山而得名。在明万历三年（1575）刊刻的《重修铁佛寺碑米西村铁佛寺》记载了米山镇名字的由来“吾兹东南隅……山之名曰米山，乃秦将起诒赵卒成所云。抱山之阳，镇因命名……”米山历史悠久，其得名传说与长平之战有关，据成化版《山西通志》记载“在高平县东十里，赵将廉颇积米于此山，故名，俗呼大粮山。”^①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战国时期这里可能就有聚落存在，唐代米山一带曾经是盖州的治所所在，后被废。米山何时为镇，已不可考，但在地方碑刻文献中，能够见到的关于“米山镇”的最早记载已经可以追溯到金代。米山镇附近的七佛山有一座古刹定林寺，该寺金大定二年（1162）的碑文中记载，正隆元年（1156）该寺有一次维修“募清静财重修罗汉堂三楹，庄严华丽。又复劝诱米山都巡检赵洪于法堂照壁之后塑观音大士一尊……”^②碑末是工匠名字：米山画工程佑及瓦匠牛最男、牛最彰。该碑的背阴刻写的《重修大粮山定林寺碑阴》中明确记载了米山为镇的信息“至正隆元改元，住持僧洪福复扬教法……有米山镇郭考宁，尊师道业，以将本家自造圣像并家贲地土，尽系舍口寺内，永为常住。”从以上两则材料可以看出，最迟金代，米山已经有镇的设置，在镇上还设置有官府机构“米山都巡检”，当时在任的官员是一个叫“赵洪”的人。根据明清的惯例，巡检这种官职一般设置于县城之外的关隘要地或者商业要地，起到维护秩序的作用，而在此之前镇的设置，往往具有明显的军事色彩，可以推测，金代米山镇已经在本区有较高的战略意义。

① 李维祯《山西通志》卷二，中华书局，2017，第99页。

② 《大金泽州高平县定林寺重修善法罗汉二堂并郭公施功德记》，金大定二年刊立，现存高平米山镇定林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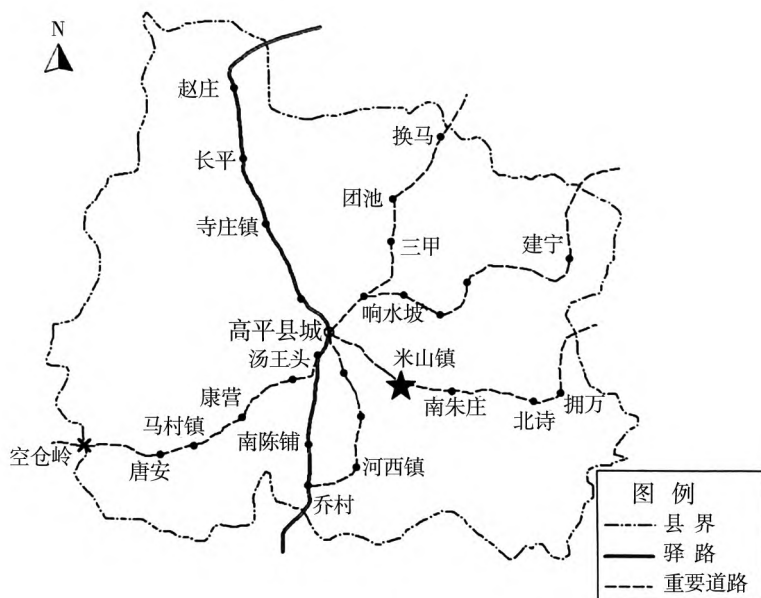


图1 米山镇位置

二、明代米山镇的崛起

明代米山仍然保持镇的建制，明正统四年（1439）《定林寺正殿彩塑记》记载了一次补修活动，由于“正殿居无圣像，彩壁年久□隳，分璽颜踈”，因此“本镇男善人陈怀美发一良心，东尊佛像全管妆塑……”负责筹办工程的是“本镇作糾耆老程复春、李友刚、宋真道”。山西省内的交通网最迟于明代已经定型，米山镇恰好位于县城东官道之上。交通的便利及商业的发达促进了该镇的发展，正德初年的米山已经是“居民稠密，犹一邑然。当泽潞之冲，商贾辏聚，百货咸集。往来贸易不违数百里，境内之地，此其最者”。^①可见，最迟正德初期，米山镇已经成为高平商业重地，商业圈覆盖周围数百里的地面。商业的繁华，对安全防御设施的要求逐渐迫切，米山虽然建镇历史久远，但是一直没有城墙，“米山之作为镇不为不久矣，昔之宰此者不为不多矣，其于民患不啻秦越，岂非阙然有待于今日耶？”没有城墙等防御设施，则“无垣墉之蔽民，每患于盗，而有司莫之省者有年矣”。因此，正德元年（1506）新任邑宰董君接受镇民的建议，主持修筑城墙，这是米山镇建城的开始。本次修建的米山镇城墙是土堡，据现代测量

^① 王树新主编《高平金石志》，中华书局，2004年，第357页。



的结果，该土堡周长6华里，这个规模，已经接近山西境内小型县城的城池规模了。镇上共有七座堡门，镇内除了大街，还有一大批小巷，是各类商业活动汇集之地，民间有“七十二圪洞”之说法。^①这一说法虽然有些夸张，但是多少反映出当时的盛况。至明万历初，镇上的商业进一步旺盛，此时镇内已经是“民辐而贾通，俗淳而力裕”，^②已经是一个经济色彩非常浓厚的镇了。

就各种痕迹来看，万历朝应该是本地商人势力崛起的关键时期。在万历之前，虽然至少正德时期米山已经是个较繁华的商业中心了，但商人在本镇的公益活动中露面机会不算多，反而是读书人出现较多，而且不乏一些级别较高的人士，这似乎反映了明代中后期本地文化教育水平较高的事实，当然也在一定层面上反映出商人势力仍然比较单薄，在地方事务中话语权不足的问题。这一时期历次捐资中出现的士人名单，比如明万历十七年（1589）《定林寺香田记》中捐资者的三个儿子分别是“长男赐进士第中顺大夫翰林院掌院事太常寺少卿兼侍读学士经筵日讲官直起居注刘虞夔”“次男庠增生刘虞龙”及“三男儒士刘虞皋”，撰文者为“邑庠生许邦栋”。明万历二十年（1592）《大明泽州高平县定林寺积善记》中的撰文及书丹者分别为“米山镇兹邑庠廪生光宇宋自谦”“庠生槐渠张希孔”“庠生凤楼宋自得”，万历四十六年（1618）刊《重修定林寺记》的捐资名单中更是有“庠生牛麟胤、廪生宋王政、岁进士宋自谦、庠生李夔隆、官生刘元征、儒官宋自得及诰封郎中朱师光”等人，尤其是刘虞夔在万历十七年（1589）之前就高中进士，并充任“侍读学士经筵日讲官”等官职，稍后的宋自谦在万历二十年还是廪生身份，万历四十六年也已经荣登进士，在万历两次捐资碑刻中，本镇就至少有两名进士和近十名廪生、庠生等级低士人，分属于刘姓、宋姓及张姓几家。在科举不算发达的山西，一个山间小镇能拥有十来人的不同级别的读书人，大约可以看出这里的文教水平。

大约在万历晚期开始，这一局面得到改观，商人在基层中逐渐发挥作用。明万历四十六年定林寺再次重修，留下的《重修定林寺记》记载这时的米山镇已经是“晋之名邑，惟高平为称首。邑东南十里许，镇名米山。市肆盈溢，人物繁盛……”^③在“邑承差张廷俊”的发起下，“镇之好善乐施予者倪明德、张庭富、宋思成、张庭会”等人组织了一次较大规模的修整。碑末附载的捐资者名单列表如下。

① 晋城市建设局编《山西晋城古村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第377页。

② 王树新主编《高平金石志》，第203页。

③ 《重修定林寺记》，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刊，现存高平米山镇定林寺。

表 1 万历四十六年定林寺维修捐赠财物名单

捐赠财物	姓名	捐赠财物	姓名
绸半匹	程万里	谷八斗	孟津知县程嗣明
绸二尺, 钱一百四十	陈好□	谷三斗	宋加会
绸四尺	王有伦	谷三石	庠生牛麟胤
绸五尺	赵应下	谷五斗	廪生宋王政
绸一丈	贾泾濯	谷五斗, 银三钱	牛大兴
绸一丈二, 银三钱半	堂□	谷五斗, 银五钱	贾守廩
共施绸一匹	张廷宜、张廷弼	谷一石, 银九钱	岁进士宋自谦
各绸二尺	靳天赐等六人	谷一石, 银三钱	宋昌期
各绸一尺	孟云冬等三人	谷一石, 银五钱	王应弟
绫四方, 谷三斗	牛养□	谷一石三斗	庠生李夔隆
绒袜一双	赵时肇	米二斗	郭兴贵
酒七十瓶	焦应魁	米五斗, 钱四百	王文盛
各酒三十瓶	范进中等四人	米一斗	程嗣伊
茶一包	闫自选	黍一石	官生刘元征
西□二包	张希贵	各银二钱	常均等三人
盐一斗五升	宋最光	各银三钱	宋云先、冯养民
钉一百斤, 银一两	宋自明	各银五钱	申自友等三人
钉十斤	侯应怀	各银五钱	王德能、倪怀德
砖一□, 银二钱	倪明德	各银五钱	张廷富等三人
砖一千四百	诰封郎中朱师光	各银一钱	郭自明等三人
各砖五百	李一栋等五人	银六钱	李居敬
各谷六斗	张国兵、贾□礼	银三钱	宋云路
各谷五斗	李时太等六人	银三钱六分	李国宾
各谷五斗	孟云明等四人	银三十两	承差张庭俊
谷一石, 钱四百五十	李守艮	银一两	儒官宋自得
各谷一石	王可礼等三人	[银] 三钱	程一明
各谷一石五斗	靳守田等三人	□四十	牛治太、冯明
各米一斗	王国乡等七人	——	——

经过整理, 布施者合计 44 例 (组团捐资者也按一例计算), 其中捐丝绸者 8



例，共 18 人；捐粮食者 20 例，共 41 人；捐铁钉者 2 例，共 2 人；捐茶叶者 1—2 例，计 1—2 人（由于碑文剥蚀，有一名疑似布施茶叶者，存疑），此外捐食盐 1 人、砖瓦者 3 人，合计参与捐资者接近 70 人。这 70 人应该是镇上的精英群体，从捐资方式来看，这批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镇上的商人，这批人应该是本次捐资的主体；第二类是下层士人，此外还有少数为基层政府官吏。由他们所捐赠的钱物，大体上可以推断出他们所经营的行业。换言之，根据这批人的捐资形式，就能够大致分析出明代晚期米山镇的行业构成。

（一）丝织业

明代的米山镇是一个手工业色彩相当浓厚的经济区。高平县是潞绸的重要产区，明初潞王就藩于长治，带来一大批南京等地的织工，为本地的丝织业提供了新的技术，名扬天下的“潞绸”也从此开始大放异彩。潞安府设置有管理丝织业的织造局，高平与长治县分别负担境内派造的潞绸产量的三成和七成。史载泽州府明代有织机 3000 张，高平县就拥有机户 1500 余，这千余家机户除了一部分居住在高平县城内，应该另有一部分分布在近郊的村落。米山镇应该就是高平的丝织中心之一，所出产的丝织品名扬海内外。最迟在成化年间，山西境内著名的丝织区已经有以下几个：“绫，太原、平阳二府，潞、泽俱出；帕，平阳、潞、泽俱出，高平米山尤佳；绸，潞泽州俱出。”泽潞已经是省内几个丝织重地之一，而米山以一镇的身份而跻身全省丝织名区，与各州府并列比肩，足可见米山丝织业之盛。至万历时期，泽、潞两府的潞绸生产达到全盛，据记载，“明季高平、长治、潞州卫绸机凡一万三千余轴，十年三贡，凡贡四千九百七十匹，匹准价银四两九钱五分有奇。长治贡十之六分二，高平贡其三分八”。其中潞安府“在昔殷盛时，其登机鸣杼者奚啻数千家，彼时物力全盛，海内殷富，贡筐互市外，舟车辐辏者，转输于省直，流衍于外夷，号利藪，其机则九千余张”。^①显然，只有丝织业的高度发达，才能使得民间大规模使用丝绸具备物质条件。^②

定林寺在万历末布施丝织品的善士有 8 笔，共 18 人，从种类来看，大致有绸、绫和帕等种类。这里的绸，当是明代驰名的潞绸，而绫和帕，应该是一种物品，区别在于后者属于前者的深加工品，这是高平一种名产乌绫帕，是妇人包头的丝织物。根据雍正《泽州府志》记载“帕：织成素绢，以橡壳皂之。谓之乌绫帕，用以抹额。”这种帕子是利用泽州地区出产的一种橡树果实作皂色染料，对素绢染色后加工而成，也是绢的一种。捐资中“程万里绸半匹、贾泾濯绸一

^① 《潞安府志》卷八《风俗·物产》。

^② 万历年间高平地区民间用丝绸进行布施应该是一种常态，除了米山镇的记载外，高平城郊也有一则万历年间的丝绸实物布施资料可做旁证。



丈、堂□绸一丈二、银三钱半，张廷宜、张廷弼共施绸一匹”，“牛养□，绌四方，谷三斗”，很显然，这批人的身份与丝绸行业关系莫大，可能是丝织业从业者。丝绸在古代属于奢侈品，价值很高，捐赠动辄以整匹丝绸进行布施的几个人，财力绝非普通人可比。参考方志所载，我们基本可以肯定这批人大概率是从事丝织业的手工艺人或商人。

（二）日用零售业

在本次捐资中，还有一批捐赠钉子、酒水、茶叶、食盐等日用杂货的人。高平一带煤铁资源丰富，从明代开始，泽潞地区的铁货就在山西有举足重轻的地位，万历年间，宋自明捐“钉一百斤，银一两”，侯应怀捐“钉十斤”，这些人捐赠的铁钉当是本区所产，甚至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几个人就是销售铁钉的商家，也可能是生产钉子的匠人。本地出产的铁货也被贩往怀庆府，并分销到河南等地。在明代怀庆府保留的隆庆五年（1571）碑中捐施铁钉的王天禄、王时□、姬文升、谭相等就有来自米山镇的铁钉商家，这应该是当时米山铁货外销的明证。^①

酒也是本次捐资的一个大项，其中焦应魁布施“酒七十瓶”，范进中等四人“各酒三十瓶”，合计布施酒水190瓶，这是很可观的。不过高平地区历史上没有酿酒的传统，这些酒水可能是外边贩运进来在本地销售的，换句话说，这五个人应该是经营酒水业务的商人。

盐也是本镇经营的重要物品，高平是运城池盐的分销区，这里的食盐应该来自运城，捐资中宋最光布施“盐一斗五升”，这是很大的额度，绝非普通人士可以拿出，宋姓善士可能是镇上的盐商。

茶叶也是镇上的销售货物之一，此可作为泽潞商人参与茶叶贸易的一个证据。^② 闫自选捐赠“茶一包”，张希贵捐赠“西□二包”，残损文字可能也是某种茶叶。这种茶叶包，就清代留下的茶规及茶叶文物来看，大都是数十斤一包的包装规格，能够拿出这样一个分量的茶叶，也是实力雄厚的体现，闫姓和张姓善士可能是镇上的茶叶分销商。

除了日用副食等，镇上还有部分捐赠建材的，其中倪明德捐赠“砖一□，银二钱”，诰封郎中朱师光捐赠“砖一千四百”，李一栋等五人“各砖五百”，合计至少捐赠砖4000块。

^① 许檀、吴志远 《明清时期豫北的商业重镇清化：以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史学月刊》2014年第6期。

^② 张林峰 《清代泽潞地区茶叶商人与茶路》，《农业考古》2017年5期。

（三）粮食

本次捐粮食者 20 例，共 41 人，捐赠额度超过一石的人有：庠生牛麟胤“谷三石”，李守良捐赠“谷一石，钱四百五十”；靳守田等三人“各谷一石五斗”，岁进士宋自谦“谷一石，银九钱”，宋昌期“谷一石，银三钱”，王应弟“谷一石，银五钱”，庠生李夔隆“谷一石三斗”，王可礼等三人“各谷一石”，官生刘元征“黍一石”。除了这 13 人捐赠额度较大外，其他还有一批捐两三五斗至七八斗不等的善士。

就捐赠粮食种类看，捐谷者 17 笔，涉及 30 人；捐黍者 1 笔，涉及 1 人；捐米者 4 笔，涉及 4 人。由于高平一带以山地为主，农业以旱作为主，本地出产粮食以谷子、黍子等杂粮为主，而稻米并非本地所产，因此捐赠之稻米可能是外地贩运而来，大概是自河南怀庆府周转而来。另外，捐谷子的群体中有十余人捐赠额度很大，一石多相当于一个成年人半年食用的分量，这里面除了部分可能是富户外，估计也可能有部分是经营粮食的粮商。

经过上面的分析，很显然，这些动辄捐赠整匹丝绸、数石稻米或者若干斤铁钉的群体，不是普通人家所能有的财力，可以比较确定的说，这批捐助善士，应该是米山镇上从事粮食贸易、丝织品和铁器生产、销售为主的商人，或者商人的家族成员。而这批捐资者中，以粮食和丝绸为布施的群体占据多数，可见，米山镇上经营丝绸、粮食当是主业。明代的米山镇当是本地一个丝织品生产、分销中心，同时也是粮食销售中心。除了这两个主业外，经营建材、铁器、茶叶者也有一定规模。这批人或许并不是米山镇商人的全部，但万历时期的米山镇，已经起码拥有六七十户商贾当属无疑，这一规模已经较为可观了，这一时期的手工业与商业色彩都比较明显。

三、清代的米山镇的发展

明清易代导致人口大减，清代高平县里甲曾多次调整，目前能见到的最早记载是清代顺治年间，此时米山镇隶属于第十三和十四都，分别属于“米山西里”“米山北里”和“米山东里”三个里管辖。这一趋势基本在整个清朝没有大的变化，其中第十三都米山西里“庄一，米山镇西一截”。米山北里“在县东南，庄四。米山镇、王家庄，司家庄、张家庄”，第十四都米山东里“在县东南，庄六。米山镇，南坡村，上、下冯庄，北朱庄，王家庄”^①可见米山镇主体归米山东里和米山北里管辖。

^① 付德宣修《高平县志》卷四《山川·里甲》，乾隆三十七年刻本。



清代的米山镇，就现存材料来看，商业较之明代有所发展，蚕桑业的产业优势还得到了一定的保持，境内的采矿业也逐渐发展起来，并逐渐成为生产资料——牲畜的贸易中心，同时也是县城内镇一级食盐市场的分销中心，或许还有一定的金融实力。

（一）蚕桑与丝织业

蚕桑业在明清易代等一系列兵燹中曾受到很大打击，清初“机户逃散，潞州卫无一人，长治、高平绸机亦仅存一千八百户……”^① 泽州府在顺治时期境内已经是“皇绸、互市丝绢之累已成民患。年输岁给未有底止，环观杼轴，十且九空矣”。^②其织机数量，约存世 1500 架，各种压力下，清廷被迫削减征收数额，并适当提高织户的工食银水平，这样本地的丝织业又有一定程度的回升，泽州逐渐取代潞安府成为主要的丝织中心，而高平县又是泽州府丝织区主要产地。与此同时，在各方努力下，为丝织业提供原材料的蚕桑业在清代也继续得到维持，到同治回民起义以前，米山镇及周边村落的蚕桑业也一直旺盛，方志记载该地“宜桑，米山诸镇业蚕者多”。^③ 在实地调查中，米山镇及周边村庄都保持着种桑养蚕的传统，所隶属的第十三都、第十四都以及周边村落的丝织业遗存资料还为数不少，最典型如地方保护蚕桑业发展的各种《禁桑碑》，在第十三都赵庄西里的赵庄村保存有道光二十一年（1841）刊刻的《正堂李老爷禁碑》，赵庄中里的张庄保存有嘉庆十六年（1811）刊立的《禁桑羊碑》，第十四都朱庄里的南朱庄在乾隆三十四年（1769）刊刻有《三庄禁赌禁桑羊碑》，米山东里的上冯庄有咸丰四年（1854）《正堂陈大老爷禁桑羊赌博碑》；第十五都的南庄西里的东南庄有嘉庆元年（1796）《重议禁羊桑碑石》，南庄东里的北诗午保存有道光二十七年（1847）《严禁纵羊残桑事告示碑》，三王村保存有嘉庆八年（1803）《正堂葛太爷禁秋羊桑树株碑记》和道光二十二年（1842）《永禁桑羊碑记》等。

这一时期本区的丝织业生产以各类民用丝绸为主，兼有部分贡绸生产。“货则丝绢绸。绸，有曰双线、有曰单线，乌绫帕。”就产地来看，清初米山一带居民仍旧多从事丝织业。顺治时期，米山里下辖的“庄二：米山、南坡，与此前西北二里俱织帕，市多丝绸，与上党相酹”。^④ 米山北里及米山西里下属的上、下冯庄，及附近的朱庄、三王村、大冯庄等地也是丝织中心，三王村建有机神

① 龙汝霖纂辑《高平县志》卷四《食货》，同治六年刻本。

② 高平市史志办《高平县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第28页。

③ 同治版《高平县志》卷四《食货》。

④ 高平市史志办《高平县志》，第66页。

庙,^① 米山镇西沟村还有从事丝绸织造的“兴顺机房”,^② 米山镇的南朱庄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村内安机者”至少有29家。大冯庄村出产乌绫帕,乾隆十五年(1750)在修整玉皇庙内的“轩辕、蚕圣殿”等行业神殿宇中,建筑费用的来源为“每年所收谷石、乌绫并牛工悉为准作价银……”^③ 这些周边村落出产的丝织品,毫无疑问是米山镇上的重要交易货物之一。此外,高平城内有一家乌绫会馆,应该是由周边村落经营丝织品的商人群体所建。

(二) 商业

除了传统的行业门类,商业的发展大约是清代米山镇最大的成就。其一是,米山成为高平境内贸易最为活跃的地区,其表现就是,最迟同治时期,最终形成“市”和“会”两种的交易模式,所谓“市”,即通常所说的“集”,每月定期交易,一般设置在镇上。米山镇设集的时间,由于明代方志的缺失,已经不可确考,但是据顺治朝方志记载的集期信息,及其所引用的所谓“元集”来看——“元集”具体指的是哪一版,方志已经不可考,但是就保存下来的序来看,顺治之前至少有李维桢作序的万历版——本地在晚明就出现集市是符合逻辑的。目前见到的最早记载是顺治年间的记载,其中“米山集、周纂集俱二、五、八日”^④,每月开集次数为九次,频率已经很高了。所谓的“会”,地点较为固定,交易日期一年可能只有一次,或者两次,但是交易时间较长,可能持续月余。县境内同时具有“市”和“会”两种交易模式的地点有建宁镇、马村镇、米山镇、河西镇以及县城的东关,而米山镇和东关是既有集市设置,同时一年之内有两次“会”的地方。米山镇一年之内两次大会,分别为三月会和九月会,据同治六年(1867)《高平县志》所记载“市集”信息“邑市南关、东关、西关,原村则三、六、九日,米山、野川、周纂、下台则二、五、八日,寺庄、河西、马村、徘徊、建宁、陈区则一、四、七日,会则焦河村赤土坡,二月在焦河村赤土坡、河西镇香神岭;三月在李门村、建宁镇、米山镇;四月在东关厢;五月在衙前庙;九月在马村镇、永录村、米山镇;十月在东关厢。而以九月米山镇为极盛,羊马自千余里至焉。”^⑤根据方志资料整理为表格如下:

① 《三王村补修村中诸龙庙碑记》,道光二十二年刊立,现存高平县米山镇三王村。

② 《西沟村创建财神庙碑记》,道光二十三年刊立,现存高平县米山镇西沟村。

③ 《新修玉皇殿碑记》,乾隆十五年刊立,现存高平县大冯庄村玉皇庙。

④ 高平市史志办《高平县志》,第74页。

⑤ 同治版《高平县志》卷一《地理·市集》。



表2 高平交易日期、场合

市		会	
交易地点	交易日期	交易地点	交易日期
南关	三、六、九日	焦河村赤土坡，河西镇香神岭	二月
东关	三、六、九日	东关厢	四月
西关	三、六、九日	衙前庙	五月
原村	三、六、九日		
米山	二、五、八日	李门村，建宁镇，米山镇	三月
野川	二、五、八日		
周纂	二、五、八日		
下台	二、五、八日		
寺庄	一、四、七日		
河西	一、四、七日	河西镇香神岭	
马村	一、四、七日	马村镇、永录村、米山镇	九月
徘徊	一、四、七日		
建宁	一、四、七日		
陈区	一、四、七日		

清代米山镇商业发展的又一表现是，有一批镇上的商人前往周边省份贸易，外向色彩逐步增加。明代的米山镇似乎以本地商人为主，前往外地的商人不多，除了河南怀庆府的清化镇有少数几位来自米山镇的铁货商人，可能属于贩运铁货，暂时没有更多其他的证据，尤其是泽潞地区其他村、镇到外地经商人群较多的地区通常都会有金龙大王庙这种标志性机构，而米山镇在明代并没有出现这样一个庙宇，大致可以看出本地商业的性质基本没有外向型色彩。清代以后，外出贸易的商人逐渐增多，在可见的史料中，外地的商业联系区至少有河南社旗镇、河南汴城（开封）及河南卫辉府等地区。

目前所见到的最早资料可以追溯到嘉庆年间。米山镇驻地的米西村观音阁保存了一份嘉庆四年（1799）《补修白衣庵大士堂彩画金妆碑记》，该碑文记载，这次维修的收入来源有二，其中一项是“侯瑾河南汴城捐银”，河南汴城应该是河南开封府，侯瑾由碑文可知是本镇人士，这次所募捐字号为“王公盛捐银三两、全泰号捐银三两、赵复盛捐银三两、张昭余捐银二两、王□兴捐银二两、刘统盛捐银二两、贾和兴捐银二两、长兴隆捐银二两、良兴钱店银一两、贾通兴捐银一两、路义和捐银一两”等11家，合计捐资22两。本次所募化的字号，应该

是本镇在河南汴城经商的同乡们，就能够看出行业字号来看，本镇至少有“良兴钱店”等在从事金融业。

豫北地区的商业联系主要与米山另一商业家族王家有关。族人王镗在嘉庆时期曾经在河南卫辉贸易，给家人的信件记载“余（二十一岁）贸易河南卫辉府辉邑赵固镇，每年工资银二十四两……凤邑南城公丁爷讳君亨念余生意之中不辞劳苦，每年又增磨柜银十两，复叫余弟锋赴号中学习生理……”^①

米山镇和豫南地区发生经济联系的时间不会迟于道光年间，道光五年（1825）《补修定林寺记》记载，定林寺收到的一笔捐资为“李如□施纹银二百五十两整，贾如兰、子（贾）一元施纹银二百两整”，这笔捐资合计纹银450两，属于较大的一笔款项，碑中特意注明，所用的度量衡为“除旗镇钱平”。这一信息说明，这笔钱来自社旗镇，只有这样才会使用社旗镇的钱平。这一信息的另一层意思是李姓和贾姓两家与社旗镇有某种经济联系，很可能两家是在社旗镇开设有生意的商贾。

本镇的商业发展另一表现是，镇上商人规模可能较之明代有所扩大。就嘉庆四年（1799）本镇人士捐资名单看，本次合计募化至少50余家（下文残损），至少募集资金65.4千文，其中可以确定是商号的有“兴频典、□兴号、公和号”等字号，其中兴频典是经营典当业的当铺，除了这些，还有一批捐资额度较大的个人，施钱1千文以上共15人，其中“程鸿儒捐钱十二千文、石大武捐钱十千文”，有可能也是商人身份。

（三）采矿业

煤、铁等资源应该也是镇上的交易品之一。入清以来，米山镇一带的采矿业及冶铁业进一步得到发展，周围私采煤窑的活动层出不穷。早在康熙十一年（1672），米山镇三里外的大粮山地区因为开煤窑兴讼“大粮山为米山镇来龙正脉，盖镇生齿所系，千家坟墓攸关。亘古以来，从不行□取煤之事。因被奸民张国龙、张德威凿山开窑，有伤龙脉。”^②在道光年间，米山镇丝织重地西沟村进行过一次募捐，其中有煤窑两家——“九昌窑”和“兴太窑”，另有“陈铁铺”一家。^③同样是蚕桑重地的米山镇三王村，道咸以来，更因为私采煤矿持续兴讼，道光时期规定“近神庙并村脉坟墓近处，一概不得横挖窑眼。毋论神庙、村居、坟墓，均出百步之外方许兴设。”对违禁开窑的，断令将矿窑填塞“所

^① 山西省政协《晋商史料全览》编辑委员会编《晋商史料全览（晋城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第50页。

^② 《高平县正堂永禁凿窑碑》，康熙十一年刊立，现存高平县米山镇三王村。

^③ 《西沟村创建财神庙碑记》，道光二十三年刊立，现存高平县米山镇西沟村。



有软煤黑土窑，着往东移挪□的，靳琨祖茔百步之外方许兴设。”^① 同治五年（1866）再次发布禁令 “我村势处山僻，庙宇、坟墓、庐舍之下仅有煤矿。合社严禁已历多年，四面界碑之内□属禁场，不许开掘窑□。近有射利之徒，村边庙侧私掘矿洞，报社议处，罚戏三朝，以示警戒。”^② 直到光绪年间，村中仍对屡禁不止的开矿挖窑活动进行警告 “三王村地居山僻合极，严禁矿窑，旧有碑记。近有不驯之輩强恶违犯……不越年来稟控三次，并示惩禁。”^③

这些镇子周边的煤矿、铁炉等所出产品，除了在本地销售，也贩运外地，如咸同之际清化重修镇城的集资中，有“铁货店众客商”30余家参与捐款，其中就有来自山西的凤邑（即凤台县）、润城、米山、周村等地，这些应为铁货的供货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批没有留下名字的米山铁货商人，有一批可能就是来自这些村落。

（四）其他行业

清代较之明代的又一个发展，是镇上的经济行业得到扩充，典型如生产资料——牲畜交易的发达。清代米山镇逐步发展成为区域内牲畜交易市场。晋东南地区豢养的牲畜主要有马、牛、羊、驴、骡子和骆驼。其中骆驼主要用于商业运输，充当脚力，羊则是作为一种家庭经济补充，用于农业的畜力主要是牛，还有部分骡子和驴。但是本区的牲口饲养不算发达，除了部分是农户自己饲养之外，有相当一部分要求助于市场，自外地贩来，尤其是北方的畜牧发达地区。米山镇每年下半年九月的“会”就是以牲畜交易为主 “会：……九月在马村镇、永录村、米山镇；十月在东关厢。而以九月米山镇为极盛，羊马自千余里至焉。”^④ 这种千里之外赶来的羊马牲畜，有可能是晋商在蒙古贸易回购的产品，并分销到高平一带。

食盐等生活必需品行业在明代就是镇上的重要行业，这一趋势在清代仍旧得到了保持。高平县为运城池盐分销区，就有关资料看，该县盐业似乎是由一家盐商总店负责，每个镇设立分店进行销售。清代一份捐资中记录了高平县的食盐销售体系，其中在高平县设立的盐号为“惇裕号银一两，野川店银五钱，原村店银五钱，徘徊店银五钱，建宁店银五钱，寺庄店银五钱，米山店银五钱，陈区店银五钱，河西店银五钱”。^⑤ 这里的“惇裕号”大约是负责高平境内食盐销售的总

① 《三王村玉皇庙告示》，道光三年刊立，现存高平县米山镇。

② 《三王村永禁山场赌博酬柴碑记》，同治五年刊立，现存高平县米山镇三王村。

③ 《玉皇庙碑》，光绪七年刊立，现存高平县米山镇三王村。

④ 同治版《高平县志》卷一《地理·市集》。

⑤ 樊秋宝主编《泽州碑刻大全》（四），中华书局，2013，第338页。

代理商，其中米山镇所设立的分销字号为“米山店”，大约是本镇的负责人。



图2 山西泽潞地区村镇分布示意图

结语

通过本文的剖析可以看出，米山镇是一个很典型的从军事色彩浓厚的“镇”演变成商业色彩浓厚的“镇”的代表。它至少从金代就有一定的军事价值，从明代中后期开始演变为手工业色彩和商业色彩比较浓厚的重镇，至清代咸同战乱以前，一直是县区内比较重要的经济中心。镇上的经济行业以丝织业为主要依托，在随后的岁月里又逐步发展成包括日用杂货、牲畜交易及煤铁、金融业等综合发展的经济重镇，这种变化趋势是本区内聚落城镇化的一个典型模式之一，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近代以前中国内陆地区经济发展的轨迹。